

李静 主编

ZHONGGUOMINJIAN
WENBEN

中国问题

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以理性以激情以深刻 锋利的诚实 直趋问题
直言主义 真面时世 时弊 时局 开宗明言

MinJian

中国民间文本·民间境界

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 静 主编

中国问题

——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问题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问题：来自知识

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

(中国民间文本·民间境界)

ISBN 7-5008-2674-5

I. 中··· II. 李···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88625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编辑室 (010)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 (010)62005042/62005049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2次印刷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380千字

印 张：13.625

印 数：12001-16050册

定 价：23.80元

民间境界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002

中

国

民

间

文

本

一群学术背景各异却独具识见乃至远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性以激情更以深刻、锋利的诚实,直趋问题,直言主义,直面时世、时弊、时局,开宗明言,直至或从传统文化中析出专制主义毒素,追溯不公正的根源;或剖析当下激烈碰撞的社会思潮,重寻知识分子的价值方位;或执著勘探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高扬终极关怀的旗帜;或精确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法治、新闻、教育诸领域潜伏的危急与问题,发掘积极的因素与健康的力量,或预断中国加入 WTO 后将要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以及应付的方式与可能。虽然也有某些观点,未必为包括编者在内的读者们的完全认同,但是,在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识见的过程中,这些学者殚精竭虑、忠于科学原则,卓尔不群于百花齐放中,令人珍视和起敬。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空间的一次集体的重要发言。由林贤治策划、李静主编的这本书不仅集合了种种忧思、洞见、真知、追问、睿智、企望和常识,更追求思想的理性深刻与表达的深入浅出、亲切平易,以呼唤更多的公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创见与独立思考。

中国问题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004

本书源自林贤治先生的策划和约请，特致深深的谢意。

李 静

小 序

《中国问题》是中国知识界表达公共关怀的一本书。

本书在千年交替之际得以完稿,并非一个时间上的偶然。它是一部分国内学者在这一时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的理性产物,就像在时间的链条上有意打下的一个结——它便于我们的后代在尘封之中前来辨认,在许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曾经在一个共同的时刻,为那个时代提供过怎样的一份思考、一段描述、一个建议,这些思考、描述和建议与多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处境有何关联。也许这不是一个无趣的想象,这一想象也表明了我们对于 2000 年所做的这件事的坚强信心。关于公元 2000 年的意义,正如一位思想者所说,它意味着“全人类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是全球化从不自觉到自觉,二是继上万年的农业文明而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近年开始的信息文明转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它则意味着一个更加复杂、具体而关键的开始。

本书名为“中国问题”,是想以此指认一个直面现实的知识人在当下时空里所面对的一切丰富而真实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面前的纯粹“研究者”的态度。诚然,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换言之

之,也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生机勃勃的年代。之所以以“中国问题”名之,乃是因为“改革”、“发展”、“生机勃勃”都是这一命名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改革与发展,就不会产生问题与挑战。一个毫无希望、拒绝变革的时代就不会有问题,而只会有答案。因此,“问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和希望之所在,而发现、揭示和研究“问题”,则必须诉诸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至于有效地解决问题,则是这个时代更为广大的人们的责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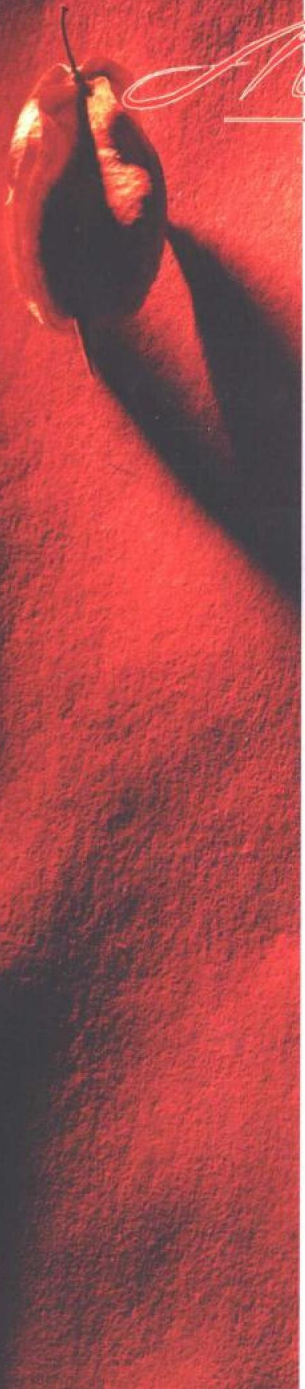
从这本“中国知识界访谈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理性与激情。因为拥有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所谈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方面。学者们或从传统文化中析出专制主义毒素,追溯不公正的根源;或剖析当下激烈碰撞的社会思潮,重寻知识分子的价值方位;或执著勘探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高扬终极关怀的旗帜;或精确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法治、新闻、教育、环境诸领域潜伏的危机与问题,发掘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力量;或预测中国加入 WTO 后将要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以及应对的方式与可能。应该说,这是一次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空间作的一次集体发言,它追求的是思想的理性深刻与表达方式的通俗畅达,它呼唤着更多的人们对中国现实进行理解与思考。

本书源自林贤治先生在 1999 年底的策划和约请,得到了诸位学者和主要采写者萧瀚、萧三郎等先生的巨大支持,以及编辑家许医农先生的热情帮助。如果读者朋友看完此书后说:这是一本真实、理性、富于良知的读物,那么,这种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他们这些可敬的人。

2000 年 3 月 30 日

中国民间文本 · 民间境界 · 内容介绍

ZHONGGUOMINJIAN



Min Jian

一群学术背景各异却独具识见乃至远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性以激情更以深刻、锋利的诚实，直趋问题，直言主义，直面时世、时弊、时局，开宗明言，直至或从传统文化中析出专制主义的毒素，追溯不公正的根源；或剖析当下激烈碰撞的社会思潮，重寻知识分子的价值方位；或执著勘探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高扬终极关怀的旗帜；或精确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法治、新闻、教育诸领域潜伏的危急问题，发掘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力量；或预断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以及应对的方式与可能。虽然也有某些观点，未必为包括编者在内的读者们的完全认同，但是，在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识见的过程中，这些学者的殚精竭虑、忠实于科学原则，卓尔不群于百花齐放中，令人珍视和起敬。应该说，这是一次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空间作的一次集体的重要发言，由林贤治策划、李静主编的这本书不仅集合了种种忧思、洞见、真知、追问、睿智、企望和常识，更追求思想的理性深刻与表述的亲切平易，深入浅出，以呼唤更多的公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创见与独立思考。

丛书策划：岳建一

责任编辑：岳建一

装帧设计：岳建一

I 问题与主义

- 5 思想 翻译/何兆武
15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徐友渔
29 文化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职业/李书磊
43 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许纪霖
65 我们是否还需要激进? /孙 郁
79 还原鲁迅的思想/王富仁
93 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秦 晖

II 精神与时代

- 117 宗教与未来中国/何光沪
133 哲学和时代的问题/张汝伦
149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怀宏
163 业余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崔卫平
177 时代的精神空白/张 辉

Ⅲ 改革与发展

- 195 经济文明的冲突与全球化下的“本土化”/汪丁丁
213 20年的改革与未来的危机/杨帆
229 新世纪:农业的危机与挑战/卢锋
247 新世纪经济学的新方向/梁小民
259 司法改革与中国未来/贺卫方
287 法律与法律的未来/江山
299 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新闻改革的必由之路/展江
315 新闻与民意/卢跃刚

Ⅳ 忧患与思考

- 333 绿色的忧患/梁从诫
347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
363 性观念的变化趋势/李银河
375 追寻不公正的根源/王毅
395 研究20世纪中国问题的意义与方法/刘建平
408 后记

中国问题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I

问

题

与

主

义

001

何兆武简介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何兆武,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003



何兆武简介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004

何兆武，1921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思想史》(英文)、《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书。

受访人:●何兆武

采访人:○丁 东

思想 翻译

○何先生,20世纪即将结束,请您对世纪末中国的思想走势作一个基本估计。

●中国近代遇到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中国内部也有动乱,外部则无非是落后的民族征服汉族,没有遇到过更高的优势文化的挑战。近代西方不光是武力比中国强,船坚炮利,他还有文化上的优势,比如科学技术。一开始我们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后来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文化的产物,它有文化的背景、思想的背景、社会制度的背景。从晚清起,到戊戌变法,是第一次思想认识上的深入。第二次是“五四”,民国成立以后,挂了招牌,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起色。巴黎和会使我们受到政治上的刺激,但“五四”不仅止于此,还有一个文化上的觉醒,打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现在对“五四”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倾向于否定“五四”,说“五四”对传统否定得太多了,是一种偏激。我不同意这样看。我认为“五四”基本上应当肯定,那是中国思想上的一次觉醒。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后来向左转了,当然战争年代需要有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撑,过了头,过犹不及,就产生负面的影响。好比人要有病要吃药,药吃多了也有负作用。过头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一律当成封建的东西全盘否定。到“文革”时期最显著了。所有西方的

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的,都不要了。解放以后很多年,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都是内部发行,不能公开,把马克思以后的东西都当成反动的了。我想,学术思想不能那么简单,不光资产阶级,就是封建阶级学者,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乾嘉学派是单纯考据,考据也不是没有价值。马克思以后已经一个半世纪了,这一个半世纪,西方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思想理论方面也有深刻的考虑,我们不能简单地都说成腐朽的、没落的。你不借鉴,自己就不能进步。好比写文章,别人的文章你都不看,闭门造车,那你也写不好。

80年代,中国第三次向西方开放,也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中青年,不考虑中国的传统,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的思想如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等为经典,和梁启超说的清朝末年一样,经过一段学问的饥渴,有什么都吃,这是当代的一种潮流;还有一种潮流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地重复自己从前的话,这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怎样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恐怕还得一个时期才能摸索到。现在好像是各行其道,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互不相干。学术问题嘛,大家总要有交流,也要有争论。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入正轨,总得经过一段时期。这是我的粗浅的印象。

我想,无论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民族、任何社会,要想求得学术思想的健康发展,第一要继承传统,不能一棍子打死,无论是中国的旧传统,还是西方近代的传统,都不能全盘否定,总应当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即使它并不完全正确,也应当吸收它有价值的成分,就像人吃东西不可能完全吸收一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而我们的历史学论文,就很少有作心理分析的。对历史人物,过去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上,好像把他的阶级属性一定,就完事了。诸如某人是资产阶级,一定是惟利是图的;是无产阶级,一定是大公无私的。这就抽象化了。毕竟一个具体的人应有具体的心理活动,而这些都是没有了。写小说,也要有具体的心理活动,否则就是流水账、起居录了。

○ 前些天和您一起去看望 93 岁的许汉三先生,您当时建议他写